

版權費回落球迷之福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距離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開幕僅剩兩周，全球球迷正熱切期待這場高水平足球盛事，希望能夠在這四年一度的體育盛事上，支持自己喜愛的球隊，為心儀球隊奪魁打氣。只可惜中國隊本屆無法晉級決賽周，中國球迷再次無法在電視上為國家隊加油，只能寄望下一屆。

過往球迷認為在電視上能免費觀看世界盃是理所當然的事，近年已逐漸適應需要付費才能收看轉播，但不論付費與否，「有得睇」才是最重要的。香港今屆的版權較早落實，而中國內地的版權談判則拖至開賽前不足一個月才確定，令一眾球迷捏了一把冷汗。

據悉，FIFA最初開價2.5億至3億美元，最終以約6,000萬美元成交，較上屆大幅回落約三分之一。與2014年巴西世界盃相比，今屆香港版權費亦明顯下調，由當時每場約500萬港元，回落至約200萬港元。FIFA原本期望因擴軍至48隊、104場比賽而提高版權收入，但受全球經濟環境影響，最終未能如願，至少亞洲區版權費均普遍下調。

回顧歷史，體育版權費曾經歷無止境上升。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版權費僅200萬美元，2012年倫敦奧運已急升至1,700萬美元，升幅超過七倍。但近年趨勢逐漸理性回落，這其實亦反映了市場供求造成雙方番討價還價後的結果。

版權費的高低，往往取決於賽事價值與市場需求，賽事叫座力高，則吸引大量觀眾收看，自然源源不絕的廣告商或贊助商以高價買時段，電視台從而獲得巨大收益，則下一屆版權費便會按理上升。不同類型的版權內容亦有差別：有些包括大會公用信號畫面，有些則只授予拍攝權，需自行製作。香港足球版權的演變最能反映這一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總每季收取100萬港元版權費，並要求電視台自行拍攝；後來足總取消版權費，由電視台負責轉播；到2000年後期，甚至反過來付費給電視台製作轉播，以上的一切都是由市場供求決定。

對體育製作人而言，最希望的是能早日確定版權歸屬，以便有充足時間策劃節目內容。只有做好前期準備，才能為觀眾帶來高質素的體育節目，這才是球迷最大的福氣。

媽媽出差上太空

方寸不亂 方芳

香港首位太空人黎家盈，被寫進了歷史。特別喜歡黎家盈的笑容，「領命出征」這一幕，乘組人員以軍人洪亮的嗓門喊出自己的名字。這位來自香港的女博士，以燦爛的笑容，融化了我們的心。

看她接受媒體的訪問展露的笑容、談吐，學者的儒雅，專業人士的沉穩，紀律部隊的幹練，作為3個孩子母親的溫潤，穿上太空服的黎家盈，多元特質糅合的美，含蓄而篤定，自信而不張揚。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令人感動的是，背負之重，還有整個家庭的情成。家盈在北京接受艱苦訓練，為了讓來自香港的她得到親情慰藉，為了3個年幼孩子較近距離接近媽媽，整個家庭都搬到北京來了；丈夫本來是路政署高級工程師，正值事業上升期，毅然辭職擔起「奶爸」之職，他把自己的舞台讓給了她，也把榮光讓給了她，成全的愛，是家盈最堅實的支撐點。

職場媽媽要出差，也是生活常態，但此次出差是那麼的沉重。她告訴年幼的孩子：「媽媽要出差半年。」孩子反問：「為什麼出差的不是爸爸？」稚子不會理解，媽媽出差上太空，前路有不可預知風險；媽媽此刻的暫別，心情有多麼地不捨；媽媽載荷之重，有國也有家。

一顆厚重愛國心，源自父母的一滴淚。家盈說起香港1997年回歸，少年的她，跟家人到尖沙咀歡慶，一家人見證歷史時刻，看到警察換上特區警徽，父母流下激動的熱淚。土生土長的香港女兒，承接了那一滴淚，從此生命軌跡有了方向，守護、責任、奉獻，其志不可奪。家盈父母這代香港人，經歷香港回歸、楊利偉啟發航天夢，他們的愛國心，以生命影響生命，潤物細無聲，滋養深且遠，誰會想到，竟造就了香港第一個太空人。

香港小學生作文「我的志願」，大多傾向「制服概念」，離不開飛機師、老師、警察、消防員；中學生就會多些「功利誘惑」，關注運動員、藝術家的名利場；大學生「面對現實」，金融、投資、醫生、律師、會計師是他們的熱門選擇，太空人，那是遙不可及的夢。

航天科技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今天，港產太空人上天，證明香港科研水平得到認可，國家對香港人才投下信任一票，這將帶動香港年輕人，對創科求知、研究、追尋、競賽的熱忱，更多港產科學家、發明家必將夢想成真。

他是新界原居民的驕傲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成世雄這個名字以普通話來講，沒什麼特別，但以粵語來說，就厲害了，意思是一輩子都是英雄。成世雄這個名字正應驗了中國民間流傳俗語：「不怕生壞命，只怕改錯名。」我不知道他的八字生得好不好？但肯定知道他的名字取得極好，特別是在以粵語溝通為主的香港。成世雄這3個字拆開來，沒有什麼特別，但「成」與「世」合併起來，粵語意指一輩子，名字是世雄，如果沒有配上「成」的姓氏，也起不了一輩子雄才偉略的聯想，所以他自有名字開始，就是一位創造命運的人。

他出生在西貢的南園村，像大部分的新界農村原居民一樣，父親於1960年赴英國打工，時隔8年後媽媽跟了過去，家中留下祖母和兄弟姐妹4人。

一年後，父母把他也接到英國，自此展開他傳奇的一生。15歲的成世雄與大部分香港新界原居民甫到英國展開的生活大致沒有兩樣，這個來自西貢農村的窮小子，立志要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他剛到英國時，天天躲在餐廳廚房洗碗碟，等到滿了16歲合法工作年齡後，到外賣店及華人食品工廠打工，因年輕氣盛，替工友打抱不平，與老闆發生爭執，最終他失業、工廠結業。少年的成世雄需要幫助父親減輕家庭經濟負擔，所以他沒日沒夜地拚搏工作。

一年後，他前往東薩塞克斯郡(East Sussex)謀生，沒想到，這一住就是長達54年，在這裏結婚生子，成家立業。妻子也是西貢的原居民，她是十四鄉張連愛女士，翌年(1978)夫妻倆開始自己當老闆，胼手胝足經營9年後，卻將餐廳轉

售。因那9年是成世雄人生中最艱難最痛苦的時期，不僅他健康出現嚴重問題，兼且他父親離世，母親健康亦每況愈下。成世雄在逆境中堅定地抱持一個信念「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保住健康和性命，總有重新開始的機會。他開始改變人生的目標，將重心放在身體健康方面，因為只有健康的人，才有能力照顧家人，服務社會，繼續走上人生大道。當他走出人生的低谷，開始經營外賣店(Takeaway food)。1997年他第一次參選，即高票當選議員，後成為四料議員，是英國第一位身兼教區議員、鎮議員、區議員、郡議員的華人政界代表。他總共參選26次地方選舉，全部獲勝並連任至今。於2023年11月8日榮獲波爾蓋特鎮議會榮譽自由市民名銜，又於2026年5月11日獲選為鎮長。這絕對是新界原居民的驕傲，也是中國人的驕傲。成世雄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妻子從2007年擔任四屆區議員至今，大公子成德仁從2005年身兼教區議員、市議員、區議員至今，二公子成德偉從2011年擔任區議員至今，可謂一門精英，是受上天祝福的一家人。



●5月11日，Polegate Town Council波爾蓋特鎮鎮長成世雄(右一)及副鎮長Cllr Dan Dunbar當選後合影。作者供圖

快樂指數看長龍

翠袖乾坤 連盈慧

2026年全球國家和城市的快樂指數，不知如何計算出來，也不管香港排在第幾位，單憑直覺，香港沒芬蘭連續九年的第一，至少也應該是近數年快樂的首位吧。不是說笑，這個「快樂指數」，只是從香港這幾年為消費排隊的人龍看出來的首位。捨得消費，至少證明經濟好、心情好，有了這兩大項，已經是快樂主要象徵。試看看每逢普普通通的小餐室小食店，未見宣傳，未知口味，開業第一天，在營業時間未開始前，已有歡天喜地急於捧場入座的長龍「食粉」在等開門了。

自然除了舌尖好嗜新，連帶耳朵也不忘享受，任何大小歌星的演唱會亦從未見過冷場，甚至還一票難求，要是外來的天王巨星，聞其名未見其人未聽其聲，都會有人不惜代價買黃牛票。此外，不論長短假日都湧現不同目的地的旅遊團，連中東無風景可言的戰地也有人肯花錢冒險去觀「光」，遊客中更不乏七老八十的壯老和弱者。

多日前經過長沙灣道，最奇怪一條長龍，其龍之長，差不多連綿十多個舖位，從二十到五六十歲左右的老中青都有。在這採購什麼？不是買平米、不是買牛油，原來是輪購限量版模型玩具，年輕的好新奇，年長的也在為失去的童年而懷舊。

近年懷舊的長者越來越多見，公公婆婆背包上掛著的公仔就不少於他們兒孫所有，可見香港人的老中青都快樂，吃喝玩樂不會三缺一，大概芬蘭和其他國家城市都沒快樂得那麼全面，如果有人說香港人不快樂，難道看到的都是苦中作樂的一群？苦中作樂都是樂，尤其樂得更有生命力呀。

發覺自從有了手機之後，很多家庭多了沉默也多了笑聲，沉默是少聞一家人談話或爭吵，笑聲是一家人互相傳送從手機看到的趣片，發送笑片的真是偉大的心理治療師。



●手機裏頭的開心果。作者供圖

赴立法會勘景有感

欣有靈犀 王欣

暮春5月，風柔氣清。為籌備立法會主題系列短片，我們團隊於整個5月反覆往來金鐘，進出立法會大樓實地勘景。此次行程收穫頗豐，在此由衷感謝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女士，以及秘書處全體同仁的熱情接待與細緻講解。也正因這數次深入走覽，我們意外發覺向來予人嚴肅刻板印象的立法會，連同周邊風土景致，是香港鬧市間少有人知、別具韻味的休閒好去處。

回憶2010年初抵香港，當時立法會尚設於中環舊最高法院大樓。舊大樓的會議廳空間相對狹窄，慢慢不足以支撐立法會日漸繁重的的工作。時過境遷，立法會金鐘全新立法會大樓在2011年落成，同年9月秘書處與議員辦事處正式遷入，與政府總部相依並立，以全新姿態，顛覆了大眾過往的固有認知。

邁步走進大樓大堂，通透敞亮的空間讓人心生愜意。室內窗明几淨，布局井然有序，建築設計兼容並蓄，將中式傳統典雅雅韻味，糅合現代簡約設計風格。與此同時，大樓融入多項環保節能的巧思設計，兼具美感與實用性，摒棄政治場所的沉悶刻板，氛圍開放包容，縱使駐足逗留整日，也只覺舒心自在，毫無厭煩之感。

如今的立法會，早已撕下封閉冷硬的標籤。往來大堂之內，總能看見各地參觀團體與市民的身影，我們勘景期間，還數次偶遇幼稚園孩童結隊參觀。孩童們滿懷好奇，圍觀館內標誌性擺設，開心打卡留影。在專職人員的專業導賞下，大家淺顯易懂地了解議會常識，稚嫩歡聲為莊重的殿堂，添上濃厚的人間煙火氣。

對此，李慧琼主席坦言，立法會從不該只是議員閉門議事的專屬之地。適度對外開放，既能讓市民直觀洞悉議員日常工作，明晰議會在本港政制架構中的核心價值，更能搭建起雙向溝通的橋樑。在行政主導體制下，承接民意、協調訴求，連結市民與政府，凝聚社會向心力，這亦是立法會未來發展的核心使命。在秘書處同事帶領下，我們遍覽立法會內外景致，遊走路線延伸至添馬公園與維港海濱長廊，沿途藏著諸多絕佳取景點。葱鬱城市綠洲相伴，遼闊維港海岸風光盡收眼底，風景怡人治癒。

百家廊

李雲娥

童年時代，每一樣農活都描畫着鄉村符號，承載着滿滿的鄉村記憶，最難忘的，是秧田的那些事。

早春時分，春天虛掩的門已經打開，春風哈出的幾口白氣慢慢有了一絲暖意。桃花已學會在枝頭喊人，村民們就開始育秧了。俗話說：「子女前世修，種子隔年留。」穀種是去年早就選好的，粒粒滾圓，顏色金黃，用蛇皮袋紮緊，吊在房樑上。

選好的穀種先要在家裏浸種催芽，有時寒氣未退，還得用溫水泡，等穀種冒出一點點白中帶黃的嫩芽時，就把穀種撒到平整的秧田裏。初春，泥土剛剛化凍，田裏的水冰涼冰涼，下田都得穿着長靴子。溫度低，穀種會凍壞，農戶就買塊塑膠薄膜撐蓋在上面，大部分的人家就把苔蘚剝碎撒在穀種上，穀種穿上毛茸茸的「防寒衣」，自然就暖和了。

抓苔蘚的任務自然是落在孩子頭上。大早上，我提個竹籃出門，田基邊，灌木叢裏，到處是我搜尋的身影。有時運氣好，遇到大片叢生的青苔，密密匝匝，厚實蓬鬆，手像撈柴的竹耙往地上一抓，青苔被一塊一塊地扯下來，手裏就滿滿當當的一大把，兩三個這樣的窩點就能扯滿一籃子。抓青苔的路上，到處是提籃子的小孩，籃子裏裝着或多或少的青苔。籃子快滿了，我們就會在山上休息會兒，玩丟冰、呷坭、耕田之類的遊戲，然後一路爭吵着踏着晚霞回家。

隨着幾場綿綿春雨的滋潤，泥土吃飽

回憶朝着秧田飛

喝足後變得又鬆又軟，小草輕易地把泥巴扎出數不清的口子。麻雀越來越暴躁，整天嘰嘰喳喳，在田野裏爭吵不休。那頑皮的風，一刻也不安分，總想翻看每朵花的秘密，空氣裏混合着各種花香，一絲絲鑽入鼻孔，滲進細胞裏。讓人感覺，哦！這就是春天的模樣。秧苗打了幾個哈欠，舒展着胳膊，頭抬高了幾分，田野裏的綠變得濃稠，變得密不透風。風拂過，綠浪起着綠浪往前滾過去。

轉眼間，插秧的時間到了。開秧田門了，田野裏黑壓壓的人群。扯秧時，右手抓住秧苗的根部，靠近水平面，用力、平扯。如若不小心掐住秧苗尖尖，那嫩苗一下子就斷了。秧苗扯滿一大把後，雙手握緊秧苗中部，用力在水裏上下晃蕩，把泥巴洗乾淨。水秧的根鬚長，又相互纏繞，插秧時，邊裁邊撕根鬚，若是秧把子上泥多，會弄得插秧的人滿臉都是泥漿。洗乾淨的秧把子要用稻草捆好。捆秧是門技術活，首先左手握秧，右手拿稻草圍住秧把，左手食指壓住稻草頭，稻草在秧把上纏繞一圈，並且將左手的大拇指也一併纏住，等稻草再次纏到大拇指處時，將稻草壓進草圈，大拇指一勾秧，稻草就進圈了，然後扯住露出的稻草頭一拉，秧把子就紮好了。插秧時只需拉一下稻草梢，秧把子就散開了。紮緊了，秧把子解不開，太鬆了，秧把子一丟，就如天女散花。陪父親細細時，當小學校長的父親，給我說了一幅對聯：

稻草捆秧父抱子，竹籃裝筍母懷兒。這對聯，至今記憶猶新。莊稼人躬着背，像射向秧田的彎弓，是很辛苦的一件事。而中老年人，那腰酸背痛真不像是自己的了。村民們就苦中作樂，開始說說笑笑、葷的素的笑話撒滿秧田。有人講起了茶餘飯後的閒話，一個「秧田裏結稻穗」的故事。說是一個漂亮的黃花大閘女，還沒結婚，就和男友「偷吃」，在娘家時懷上了孩子。結婚時，被大家戳着脊背罵不要臉，一時成了方圓幾里的新聞。當時聽完，一頭霧水，成年後才領悟「秧田裏結稻穗」含義，拉扯出我很多嘆息和遺憾。有人開始唱歌，是當地的山歌。

麻雀子，尾巴長。嘍哩啞啞罵爺娘。爺娘心不善，把我賣到苦竹田。苦竹打花蓬是蓬，麻麻代幾學裁縫。裁縫學到半夜深，十個碟子九不分……在說笑的同時，手中活兒並沒有減半分，扯秧同時，還要學會分辨稗子和秧苗。稗子是一種非常善於偽裝的植物，城裏人歇半天，不知哪是秧苗、哪是稗子。但在有經驗的老農面前，火眼金睛一瞧，稗子就現了原形。稗子混在秧田裏爭搶水分、養分，原來競爭無處不在，草木也是如此。

很多年過去了，家鄉秧田的記憶，彷彿一幅被歲月浸泡的畫卷，雖已褪色，卻依舊清晰，如今成了夢的一部分。

春雨槐花子午關

果然，車子拐過幾道彎，上了山頂，就見到路邊搭着一個簡易的窩棚，窩棚旁的開闊處擺放着幾十個蜂箱，一大群蜜蜂正嗡嗡地在蜂箱上方飛舞着，不知道哪些要飛出去，哪些是剛飛回來的。蜂箱不遠處還有幾隻小母雞正在草叢中悠閒地啄食。我將車子駛到蜂箱不遠處停下，就看見一個模樣端正、衣着樸素的中年女子倚在窩棚的門邊看向我。

上前一問，她果然是外地來的養蜂人。鼻尖縈繞着淡淡的蜜香，我隨心地喚她姐姐，詢價、討價還價，買下幾罐我最愛的槐花蜜。閒談中得知她來自江西，春天留在陝西採槐花釀蜜，等槐花謝盡，便遷徙去往東北，採集椴花、釀製椴花蜜。她說哪裏蜜開，她便帶着蜂群去那裏。我由衷羨慕她，能歲歲追着花期遠行，常年棲身在繁花盛放的天地裏。

我們閒談花香蜜味，分辨各類花蜜的不同。蜂農姐姐摘下路邊的棗花讓我細聞，告訴我純正的棗花蜜自帶淡淡的棗香。聊得投

機，她又送了我兩個自己吃的橘子，還熱忱地留我吃飯。萍水相逢的善意質樸動人，分別之時，心底竟生出幾分不捨。那兩個橘子，我一路放在車頭，許久都捨不得吃。

下了山，我的半顆心還留在山間，留在漫山遍野的槐花叢中。後來查閱資料，才知道我途經的槐花大道在子午嶺山系，便一下子想起了年少時讀過的唐人楊凝的詩句：「劍閣迢迢夢想間，行人歸路繞樑山。明朝騎馬搖鞭去，秋雨槐花子午關。」這句詩是我讀過之後就再也沒有忘掉的，後來我還將它寫進了一篇青澀的只有開頭的小說，鎖進抽屜。多少年來雖然從來沒有想起過，但是亦從來沒有忘記過，直到如今親身行至子午嶺，親眼望見滿山槐花，它就那麼自然而然的自心底浮現……古人的詩穿越時光，跨越半生，替我與年少的那個自己相逢了。

這一程路，我不再是奔波趕路的旅人，只是當年那個手裏捧着詩句，心裏裝着山河的少女。無人同賞亦無妨，山風懂我，春雨懂我，槐花懂我，就足夠了。